



五姑娘

(越 剧)

根据浙江嘉善田歌及民间故事改编

顾锡东编剧

浙江越剧二团协助改编

周大风 陈献玉 编曲

PDG

前 言

《五姑娘》这一个美丽的民間故事，它描写了封建时代地主家庭中的小姐——五姑娘为了自己的幸福，背叛了本阶级，去热爱一个被人视为“低贱”的长工，虽經許多次斗争，結果，还是遭到了种种折难，而成惨局，这是旧社会旧制度下的必然結果。

这个积极的主题，它歌颂了正直、善良的农民徐阿天和寿公公；也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的残酷制度，以及沒落地主阶级腐朽、兇險的面貌——五姑娘的哥哥楊金元以及他的帮兇群。同时，表现了两种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中的两种不同态度——五姑娘和二姑娘，对待自己的婚姻的处理，一个是积极努力地争取；一个是逆来順受，缺乏斗志。

这个人吃人的苦难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当今日回忆旧事时，更觉得新社会的可爱；也看到在苦难的历程中，被压迫的人们怎样为追求幸福，所付出巨大的代价。

正因为这个故事描写出封建时代的真实面貌，所以人民歌唱它，流传它，就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积极意

义。于是，在浙江的嘉善、江苏的松江，就有五姑娘徐阿天的故事；在宁波，就有四姑娘、金生弟的故事；在金华、兰谿；就有二姑娘的故事。虽然，人名不同，地名不同，但故事结构，主题却是相同，并且产生的年代，多是在太平天国之后，结局都是悲剧（积郁而死，被折磨而死，落庵堂等），而更值一提的，各地多有悲剧产生的遗址，并且儼然如真，有名有姓，有綫有索，据我們調查，嘉善的方家溇，有徐阿天之墓，五姑娘的家屋廢墟，有的人还看到过五姑娘梳妆用的鏡子，更早一輩人，还見到过五姑娘及徐阿天。在宁波南門董孝子庙附近，还有金生弟养猪旧址。四姑娘落发的庵堂……。从这些生动的传说，真人真事式的故事中，可以推想五姑娘这类事情，在近百年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并且，确是有很多的地方，在发生同一类型的悲剧，在产生同一类的血案，因而，群众把它編成了故事、說唱、戏剧、民歌，来回忆、凭弔被牺牲了的弟兄，来向往幸福的未来，离开苦难的桎梏。

本剧根据流传在嘉善地区的民歌以及民間故事为基础改編的，并适当地吸收了宁波四姑娘的故事。

正因为是从民歌中改編，所以到现在为止，剧本中还保存着浓厚的“田歌”的风格，这种淳朴的、簡練的、健康的民間口头文学，給剧本带来了泥土香的生活气息，也同时給剧本賦予美丽的詩境。

整个剧本，在重要的場合，都以“田歌”拿来抒发

感情，虽然曾經改动，但基本骨架，仍保持着农民口头文学的特点。

原来，五姑娘的全部故事、人物，是包括在短短几十句的十二个月田歌中的，并且，每个月既写出了季节的特点，同时又在这个季节中，集中地描写了小姐与长工，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心理、感情、关系，这种洗鍊簡要生动的笔法，正是我們應該学习的。举例講，在宁波流传的“田头山歌”中，就有金生弟初上工时，四姑娘对金生弟这个当时被人“卑視”的人物，在她心中的看法和感情的深刻描繪，同时也側面的揭露出地主阶级虚伪的面龐，也刻划出长工被压迫的心情，在艺术手法中，又把这个事件，安排在冷冷清清的大雪季节，长工为了謀求生活，进入地主門庭，更把活泼伶俐的画眉，来比喻金生弟的性格，使落入鳥籠之后，人們会激起对他的多少同情：

“瑞雪飄飄正月中，
金生弟上工到奴門，
吃过三杯上工酒，
好如前山画眉落鳥籠。”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青浦田歌”（第一屆全國民間音乐舞蹈会演中曾演唱此曲）“嘉善田歌”“金华山歌”……中，都可找到它。

从上面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劳动人民的想象，和潜在着的文学艺术的天才，是无穷无尽的，应

該值得我們去發掘、整理、學習、繼承。

因此，作者在原有基礎上，學習模仿了民間文學的特點，進行了加工創作，如下例：

（一）羅漢蕩水漲綠油油，

男也愁來女也愁，

男愁不曾妻房配，

女愁青春守空樓。

（二）南瓜花開喇叭黃，

關起燕子隔紗窗，

窗里窗外齊聲叫，

几時開窗好成雙。

這些也具有民歌風味的唱詞，雖然還不及原有田歌生動、朴素，且整個戲看來還嫌寫得少了些，但作者在這個戲的創作中，却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如何吸取群眾藝術創作的源泉，改編成一個大劇的經驗，這是必須予以肯定的。

浙江越劇二團

人 物

楊金元——男，四十岁左右，沒落地主，土坝。

五姑娘——女，十八岁，楊金元之異母妹。

楊七孀——女，五十岁左右，楊金元之孀娘，寡妇。

二姑娘——女，十九岁，楊七孀之女。

徐阿天——男，二十岁，長工。

寿公公——男，六十岁左右，搖摆渡的，阿天的舅父。

小六子——二十六七岁，流氓。

金老头——五十余岁。

差 人

第 一 場

时 間：春三月。

地 点：江南某乡村旁，罗汉蕩前河堤附近。

田歌合唱声中幕开。

罗汉蕩水漲綠油油，

男也愁来女也愁，

男愁不曾妻房配，

女愁青春守空楼。

楊金元上。

楊金元 (唱)

我楊金元，運勿好，
賭博場里輸的多來贏的少，
輸掉良田三百畝，
又輸掉廿只磚瓦窖。
到如今，住的照旧是大墻門，
穿的照旧是好衣料。
苦只苦銅鈿不湊手，
想要翻梢難翻梢。
老虎虽瘦威风在，
我三大相公，啥人不曉。
幫會里廂朋友多，
衙門里廂有依靠，
敲竹槓本領最大，
販賣婦女有門道，
保打官司賺大洋，
坐地分贓油水好，
鄉邻說我不正道，
他們議論紛紛實可笑，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人不為己，真是天誅地滅，雷打火燒。

陈家漢，陳四窰戶个兒子，是个童子癆，毛病交关重，想討房媳婦冲喜。正巧我堂房个七孀娘，托我替堂妹二姑娘說媒，經我三講二講，講得七孀娘眉

并眼笑，这門亲事就算定落来哉。陈四密戶送我两
百洋銅謝媒礼。我不免再到城里廂賭它一个痛快！

——老寿！老寿！渡船摆过来！

寿公公 （內）来者。

五姑娘上。

五姑娘 （唱）兄妹不和煩惱多，

受苦受累受折磨，

我虽是，大牆門里五姑娘，

唉！

不如丫头管家婆。

（看見楊金元）三阿哥沒上船，还好还好！——三阿
哥！

楊金元 啥人？噢！你来做啥？

五姑娘 三阿哥！你今朝勿要进城去者，还是找找长工
去吧，眼看三月快过去哉，田里生活无人做，怎么
办呢？

楊金元 几亩飯米田，有啥了勿起，我勿管！——老
寿！快一点！

五姑娘 三阿哥，田总要种的呀，勿种吃啥呢？

楊金元 我外面个事件交关忙，那里还有工夫去找长
工，你自想办法好哉！

五姑娘 别样事情我好想办法，雇长工末……

楊金元 少囉嗦！

五姑娘 好！勿囉嗦！（走。）

楊金元 轉來! (唱)

你发脾气啥人怕,

我劝你, 小姐个架子勿用摆,

你虽說姓楊根不正,

自家个身分要明白!

徐阿天 (內唱田歌)

罗汉蕩水漲綠油油,

渡船撐出小桥头,

郎呀姊呀,

儂为啥要把田歌唱哟?

徐阿天与寿公公撑船上。

啊呀呀, 都只为, 要把小妹唱呀唱下楼!

寿公公 三大相公, 上船吧, 我回去吃饭, 我外甥渡儂去!

楊金元 啥人是你外甥?

寿公公 哦, 阿天!

五姑娘 阿天?

寿公公 阿天, 渡三大相公过去, 当心眼!

楊金元上船, 开船, 下。寿公公看見五姑娘。

寿公公 五小姐!

五姑娘 寿公公, 几年勿見, 你外甥已經长得这样大了。

寿公公 长大了有啥用, 飯也沒得吃! (走。)

五姑娘 寿公公, 阿天这几年在啥地方?

寿公公 东奔西跑做长工。

五姑娘 现在呢？

寿公公 找勿到生活，帮我摇渡船。（下。）

五姑娘 （唱）十年前看见徐阿天，

二人偷偷进瓜田，

摘一个西瓜分两半，

吃到嘴里似蜜甜，

今朝看见徐阿天，

身强体壮已成年，

我有心亲口请他把长工做，

怕只怕，男大女大，当面讲话不方便。

我家缺长工，阿天他找勿到生活。想不到有介巧事

情，我去找寿公公去。（欲下。）

二姑娘 （内喊）五妹五妹！

五姑娘 （迁见三姑娘）二姐，僵到啥地方去？

二姑娘 特来找僵。

五姑娘 有啥事体？

二姑娘 （欲言又止）唉！（旁唱）

母亲替我把婚事订，

又羞又喜，又担心。

我有心对五妹把心事讲，

讲出来又怕难为情。

五姑娘 （旁唱）见二姐，心事重重不作声，

勿知道出了啥事情。

噢！

七嬌娘為人她看不慣，
想必是，母女不和又把氣生。

母女兩人，爭吵几句，又算個啥？何必生悶氣呢？

二姑娘 勿是吵咀，是，是別樣個事體。

五姑娘 啥事體？

二姑娘 五妹，我……

五姑娘 二姊，快講。

二姑娘 我……

五姑娘 你呀，就象冬天用個湯婆子，滿肚皮個氣，全
悶在里廂，走，儂幫我到竹園去掘几支筍，我唱田
歌替侬解解悶氣！（下。）

徐阿天划楊七嬌上。

壽公公 （上）阿天！上來吃飯去吧！

徐阿天 噢！

楊七嬌拿包裹上岸，徐阿天上岸挽船繩。

楊七嬌 老壽，侬到啥地方去了？我到城里去，一來一
回，渡船上不見侬個人，侬不擺渡了？

壽公公 不擺渡吃啥？我外甥幫我當替工。

楊七嬌 （看徐阿天）噢，是侬外甥，怪不得有點面熟。

壽公公 阿天，這是七嬌娘。

徐阿天 噢，七嬌娘，娘舅我吃飯去啦。

壽公公 去吧。

徐阿天下。

寿公公 七大娘，依到城里去做啥？

楊七孀 替我个阿囡办嫁妆，

寿公公 二姑娘有了人家了？

楊七孀 嗯，三大阿哥保的媒，昨日才訂下的。

寿公公 是啥人家？

楊七孀 老寿，要是我不說依猜也猜不出，（指远处）依看！十三只大窑墩，烧得烟霧騰騰的，那是哪一家？

寿公公 陈四窑戶家。

楊七孀 对呀，陈四窑戶个少爷，就是我老太婆个新姑爷呀！

寿公公 陈四窑戶就一个独养儿子呀！

楊七孀 是呀！

寿公公 陈四窑戶个儿子，听说生毛病，依勿晓得？

楊七孀 哎，有錢个人家，生了毛病，多吃几帖药就会好的，有啥个要紧？老寿，依为啥不同我道喜呢？

寿公公 噢，恭喜恭喜！七大娘，亏你給女儿攀上这門高亲，从今以后，依有靠傍哉！

楊七孀 嘻嘻，养大个女儿，結門好亲，也勿容易。老寿啊，陈家下个月就要娶亲，你来搖船送亲好哦？

陈家是關墙門，賞錢一定勿会少的。

寿公公 到时候再講，有空我就来。

內 声 摆渡！过来！

寿公公 （应）来哉！（向楊七孀）我去了！（划船下。）

楊七孀 有事我来叫依！（望見女儿与五姑娘走来）噢，

阿因同五丫头来此地做啥？讓我躲在一旁听听看。

（躲起。）

五姑娘与二姑娘同上。

五姑娘、二姐呀！（唱）

終身大事非儿戏，
錯配姻缘后悔迟，
七孀娘，为貪錢財迷心窍，
依我看，你为是趁早打主意！

楊七孀 （旁白）这个小老婆养个賤胎，要死快者！

二姑娘 唉！娘啊娘！（唱）

未生多男又多女，
为啥要挑一个半死半活病女婿，
陈家富貴我不爱，
要我成亲我不依。

五妹！你放心，这門亲事，我一定退脫伊！

楊七孀 （出来，故作不知）哎哟，阿因，依来了此地做啥？

二姑娘 娘！

五姑娘 七孀娘！

楊七孀 阿因，衣裳料子买来哉，勿知依中意勿中意，
走吧，回家去，依仔細看看看！

二姑娘 娘，我有句話要問依！

楊七孀 有話屋里去講，快走！

二姑娘 娘，听说……

楊七孀 屋里去講，听見沒有？

二姑娘不走。

五姑娘 （故意地）七孀娘，听說二姐有了人家者，勿知是啥人家？

楊七孀 噢，是陈四窰戶个少爷。阿因，侬为啥不告訴五姑娘呢？

五姑娘 陈四窰戶有几个儿子？

楊七孀 一脈单传，只有一个独生儿子。侬講講看，我阿因个福气好哦？

五姑娘 七孀娘，儿女的婚姻，是一輩子个大事，总要仔仔細細打听打听才好，听說陈家个儿子……

楊七孀 那能？

五姑娘 七孀娘，侬只生二姐一个因，千万不可誤了伊个終身，听說陈家个儿子是个……

楊七孀 是个啥？

五姑娘 是个童子癆！

楊七孀 呸呸呸！黑咀白舌亂嚼人，啥人告訴侬我家姑爷是童子癆！侬講！侬講！青天来拉上头，随便咒人是罪过的！

五姑娘 哼！（冷笑。）

楊七孀 自家命勿好，看見別人有福气，眼睛就紅起来者，沒羞沒臊！

二姑娘 娘！侬勿可冤枉五妹，伊是为我好！娘！这門亲事……

楊七嬌 （把二姑娘拉在一旁）阿囡，勿要乱听別人个閑話，（指五姑娘）伊是小老婆养的，这种小鷄生个蛋，沒好东西，往后勿要同伊亲近！

二姑娘 娘！五妹有啥勿好；依要这个样子罵伊呢？

楊七嬌 阿囡依可晓得，伊是啥人？依是啥人？阿囡啊！（唱）

依好比，楊家園內一枝花，
園角落个野菜好比她，
依好比，楊家堂上一块玉，
伊好比，牆根底下一片瓦，
白玉破瓦分貴賤，
野菜怎好伴鮮花？
如今依已是陈家的人，
从今后，穿綢緞吃魚肉，福氣天大。
依勿要，三心并二意，
怕只怕，陈家知道要見怪！

回去吧，阿囡！少听別人的閑話，陈家姑爷的毛病就要好快哉，张瞎子搭伊算命，講伊能活到九十九，有五男二女送終呢！

二姑娘哭着跑了下去，楊七嬌連忙追赶。

楊七嬌 阿囡！阿囡！（回头狠狠看了看五姑娘）小老婆养勿出好胎，小鷄生勿出好蛋，挑唆我个阿囡要遭天雷打的！阿囡！阿囡！（下。）

五姑娘悲感交集，眼里含着淚，坐在树下。

徐阿天 (內唱田歌)

蚕要温和麦要寒，
无依无靠呀好好心酸哟，
一肚子委屈向誰訴，
好比那，风吹雨打呀浪里船……

徐阿天上，見五姑娘，感到很面熟，一时記不起是哪
个，走了过去，又回头望望，五姑娘連忙拿起竹籃子想走
开，不留神跌了一交，籃子里竹筍滾了一地。

徐阿天 姑娘，当心，早上落了一陣雨，草坡上交关
滑，（把筍一支一支地拾到籃中，五姑娘爬起来，撫着膝
蓋，不知如何是好。徐阿天拾毕，把籃子想交給五姑娘）
姑娘拿去吧！

五姑娘羞，不接，徐阿天不好意思地把籃子放在她身
旁。

徐阿天 姑娘！放拉此地！

五姑娘 （拾起籃子）謝謝侬，阿天！

徐阿天 噢，侬那会晓得我个名字？

五姑娘笑。

徐阿天 侬是五姑娘啊；侬是五小姐吧！

五姑娘 （笑，点头）小燕子长大哉，头頸还是紅个，侬
长大哉。（笑）以前偷西瓜那付神气还看得出来！

徐阿天 （笑）五小姐侬記性真好，我刚才看見侬，又
象面熟，又象陌生，再也想不出在啥地方見過。

五姑娘 怪不得侬走过去了，又回头看看。

徐阿天 那晓得侬也在看我。

五姑娘 会叫小燕子，隔了几年，还是会叫，喜欢唱田歌个阿天，隔了几年，还是喜欢唱田歌！

徐阿天笑。

五姑娘 阿天，这几年，侬可好？

徐阿天 （感叹地）唉！哪里还会好哟！（唱）

我好比，孤单单的野鹇到处游，
一年四季忙不休，
长工不如牛和馬，
今生今世难出头！

五姑娘 （唱）野鹇倒也无牵挂，
不知侬，如今宿在那村头？

徐阿天 （唱）今年的生活无着落，
我好比，游方和尚庙难投！

五姑娘 寿公公为啥不替侬想想办法呢？

徐阿天 娘舅替我找了好几处，都是“鸡蛋里算得出骨头”的人家，我勿肯去。只好过几天再讲。

五姑娘 阿天！

徐阿天 啥？

五姑娘 我倒有一分人家，不知侬肯去勿肯去？

徐阿天 啥人家？

五姑娘 （背白）我三阿哥名气勿好，只怕伊勿肯做，我不如先托寿公公劝劝伊。——阿天，是啥人家，我先勿告诉侬，等几天，寿公公会同侬讲个。